

歐洲強者誰？

德國 MAX WERNER 著

論德國的總體戰與閃擊戰
蘇德兩國軍事力量的對比

英德空軍的比較觀

意大利軍事實力總檢閱

軍事俱樂部
圖書室



增刊第八號

時與潮社編印

一九四〇年八月一

序言

本冊是從德國軍事專家 Max Werner 所著『列強的軍事實力』(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Powers)一書中擇譯出來的。該書乃是近年來關於軍事問題的不可多得的佳作，有許多中外的軍事論文，都引證這裏的材料。雖然因全書脫稿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從現在看來，材料似乎稍舊，然而由於作者研究的深刻，目光的銳利，十個多月來的歐洲戰爭，基本上證實了該書的正確性。

我們現在所擇譯的這幾篇文章，說明了英法對德在軍事上的劣勢，更說明了德國在軍事上對於蘇聯的劣勢，至於意大利在歐洲的軍事棋局中，不過是一名小卒而已。

歐洲強者誰？

論德國的總體戰與閃擊戰

梁純夫譯

一 總體戰

擁有特別優良工具（德國軍隊）的德國戰略，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而它的發展也是以軍事上的便宜為着眼點的。德國的戰略負有推行國社主義的德國的戰爭學說的責任，而支配這學說的觀念就是總體戰爭（Totalitarian warfare）。讓我們把這一個口號約略研究一下。所謂總體戰，就是動員全國所有的力量來準備和進行戰爭。總體戰的意義就是全體軍事化。戰爭不再是政治之另一些手段的繼續，如克勞士維茨（Clausewitz）所說的，相反地，戰爭變成爲只是用另一些手段來繼續上次戰爭和準備新的戰爭的手段。或者如魯登道夫的名句所講：

「克勞士維茨的全部理論已經被倒轉過來了。……戰爭是國家生命的最高表現。

因此政治必須為進行戰爭的附屬品。」（見所著「全體性戰爭」）

另外一種德國的軍事出版物也同樣明顯地說出來：

「戰爭已經成為國家生存的一種形式，與和平有同等權利。人類或社會的活動如不以準備戰爭為目的，是沒有權利存在的。新的個人是完全充滿了戰爭的觀念。他完全不會，他完全不能思想的東西。」（見「Deutsche wehr」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Deutsche Volkskraft」附刊）

這樣一來，戰爭便以其自身為目的，而國家便只是一架作戰的機器了。

這不僅是一種觀念形態。戰爭本身已經被擴張了。在國社黨當權以前，德國的新戰爭學說已經宣稱軍事的戰爭不能夠有最後的決定，而兩種戰爭的新形式已經發現了：即是經濟戰和精神戰。（見 G. Solan 所著「Der Mensch und die Schlacht de Zukunft」）國社黨當權之後，即接受了這種學說并發揚它。

所謂經濟戰，就是盡可能地動員整個經濟體系來準備和進行戰爭，在另一方面，又是

用軍事的力量去破壞敵人的經濟體系。將來戰爭不單以敵人的軍事力量為對象，而同時還以他的經濟中心為對象，這又使空軍成為特別重要的武器，因為它可以長距離去襲擊敵人的經濟重心。

精神戰的目的是使敵人士氣沮喪，使他失去鬥志，並以宣傳征服輿論。一個非國社黨員的梅支希將軍 (Von Metzsch) 寫道：

「宣傳是和大砲或化學軍火一樣的武器。它不能被認為只是給予已經潰敗的軍隊以最後一擊的工具，從戰爭開始它就可以直接用為武器，而成為戰爭的自然現象。」

國社德國一個很有修養的軍事著作家把宣傳比之毒氣的霧。精神戰將來要運用一切可能的精神技術的手段，而無線電尤為必不可少。慕尼黑軍事學院院長施柏特 (Siebert) 中校認為，在總體戰開始的時候，除了突擊軍的進攻外，同時有力的無線電台也開始活動，以沮喪敵軍的士氣。無論如何，這種宣傳戰將不只是現代新聞傳播的技巧運用；它同時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戰爭，一種法西斯制度對民主政制的「討伐」。

總體戰同時是「時間戰爭」(Time-tabe War)。這種戰爭一定要在預定的日期開始

，進攻國也就爲這一日期而竭全力去從事準備，動員整個經濟體系，訓練和組織大集團的軍隊。「時限戰爭」的準備同時須及於人力和戰爭物料兩方面。在戰爭開始的第一日，便把所有的人力和武器全部向敵人作孤注一擲，所以總體戰就是運用一切有用資源的戰爭。

總體戰同時決定了戰爭的目的。總體戰所追求的目的不外是完全支配歐洲。因爲它需要着鉅大的努力和包含着非常的危險，如果預期的成功不是同樣地鉅大，如果掠奪品沒有世界的歷史的意義，則這種冒險便太不值得了。一個有限的目的物是不值得用這樣鉅大的努力和冒這種危險的。總體戰是孤注一擲的戰爭。它是以一切事物爲目的而必要時襲擊一切人的戰爭。這樣的戰爭自然使有限目的物爲不可能。但是含有無限目的物的戰爭必然要招致無限數的敵人。總體戰的目的——支配歐洲——和用以準備它的方法——「時限戰爭」——是密切地互相連繫着的。如果德國的戰略不是以支配歐洲爲目的，而只策劃一次包含有限目的戰爭，德國的軍事政策使不宜於採用「時限戰爭」，事實上這是塞克特將軍所公開地反對的：

「鉅額軍需給養的堆積可以想像得到是一種極破費的事，同時又因爲有作廢的危

敵，它的軍事價值也就成問題了。只有一個集體準備的方法可用，那就是：決定了所需要的武器的樣式，進而從事準備必要的時的集體生產。」（見所著“Soldaten?”）

但是，這種製造範本的方法對於「時限戰爭」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全部有效的集體材料是在預定的日期中向敵人作孤注一擲，所以沒有作廢的危險。必須在剛開始的時候即運用廣大堆積着的戰爭材料以制勝。時限戰爭，能否有無間斷的補給便成問題了；如有効的公糧等的危險是不可避免的。從事於時限戰爭，其補給物的積聚愈多愈妙。

總體戰是一種總體毀滅的戰爭。它不但要襲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襲擊敵人的整個人口。這種戰爭的結果不是成立什麼協定或使戰敗的方面受到有限的損失，只算了事，它是要使戰敗國陷于政治的毀滅。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大陸和國土得保持歐洲的霸權。因此，一個第一流的軍事新聞家，「知識與防禦」雜誌的編者林尼巴哈（Linnebach）說：

「毀滅戰爭」的目的毀滅為其

政治目標的戰爭。」「（見「Vision und Wirk」）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號）

另外一種德國軍事出版物把它解釋得更為殘忍：

「將來的戰爭不但在作戰力量的動員方面是總體的，即在其結果的評價上也是總體的；換句話說，總體戰的結局是總體勝利。所謂總體勝利，就是徹底毀滅戰敗國，使它完全退出歷史舞台。戰勝者將來不再與戰敗者談判什麼和平條件，因為已經完全沒有談判的可能。他將隨意提出任何有利於他的條件。實際上，總體戰就是一種鉅大的消滅的鬥爭，它的結局是可怖的，但到最後是不可避免的。」（同註二）

因此國社德國向歐洲提出的不是一個「德國的凡爾賽條約」的問題，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同一的出版物宣稱：

「事實上，上次的大戰並沒有任何決定的結果。參戰的雙方都沒有退出歷史舞台，也沒有被永遠逐入黑暗中。」

國社德國所追求的新決定是使其它歐洲的大強國陷於最後的毀滅，而以「此為建立「日

耳曼歐洲」的先決條件。統一在德國的新戰爭學說之內而構成她的新戰略的基礎的是；決心在歐洲建立德國的霸權，廣泛地發展德國的軍事技術資源，以及毫不容情地消滅它所有的敵人。

二 閃擊戰的戰略

德國軍隊的戰略明顯地和絕對地是以進攻的動作爲主題；戰略進攻被認爲與突擊同義；攻擊要成爲一種兇猛的襲擊。在戰爭的準備時期，德國戰略的主要任務是組織一次能夠獲得閃擊式的決勝的攻擊。勝利必須在戰爭的第一個場面獲得。德國軍隊就是準備着獲佔這種開場的便宜，突然地給敵人以一次嚴重的打擊，完全地壓倒了敵人。德國的戰略沒有計算到德軍有被進攻的可能性，因此對於防禦甚至反攻都毫無準備。

德國的新戰爭學說認爲在第一次強烈的突擊中即可決定勝利。它夢想着一種閃擊式的勝利，集中所有的力量，而由陸上及空中的發動機以驚人的速度獲得。

早在一九三二年梅支希將軍已經寫道：

「也許這種突擊可以獲得決定的勝利。」

而一個權威的德國軍事專家沃士特勞（Juslow）中校也寫道：

「如果交戰的雙方實力懸殊，那麼在開始的時候對於現代戰爭的各個階段，軍隊和裝備等有着絕大優勢的一方，便可以冒險進行一次勇敢的大規模的行動，而獲得勝利於一擊之間。」（見「智識與防禦」一九三四年六月號）

在另外一段文字中他又加述道：

「欲從有着充分準備的防禦上獲得決定的成功，只有採用閃擊式的突擊才有可能。」

• 1 •

我們已經知道德國的軍備計劃是以建立如沃士特勞所指出的超越西歐列強的優勢為目標。意大利軍事專家莫雷達·洛加（Moreda Rocca）上校在他所著的書「下次戰爭是怎樣的一種戰爭？」中正確地把德國的新戰爭學說概括如下：

（一）以一等裝備的軍隊閃擊般進行突然的猛襲，深入敵人防禦的區域，并在敵國各地散佈恐慌。

(二) 以最大的密度和速度進行無間斷的攻擊。

這種閃擊戰的概念無疑地是有現存的可能條件為依據。將來的戰爭，在戰事爆發之初即有決勝的戰役出現。大陸的強國，尤其是德國與蘇聯，已經集中了他們的突擊軍於戰術上適當的地點，配有強大的裝備，他們能夠於戰事爆發二十四小時由深入敵境。決勝的空襲亦能於戰事開始後數小時內出現。由於現代運輸工具的進步以及軍隊的機動化等等，今日軍隊的動員和集中比之一九一四年時迅速多多了。在下次戰爭中，參戰的列強決不能夠用幾個星期去進行他們的動員而不憂被敵人截擊。當雙方的軍隊互相嗅到對方的氣息時，接近前綫即有前奏的小接觸發生。此後決死的大戰役即行開始，而進攻的軍隊將竭全力衝陷敵人的陣腳，或至少越過他的第一道防綫。在這一方面，德國的新戰略是很切實的。而還有另外的理由使這種計劃易于實行。在戰事開始的時候，德國在西綫的軍隊無論在人數上或軍事技術資源上都極強大而易於調動，因此在最初它一定佔着絕對的優勢，而這種優勢將驅使它進行一次直接的決戰。

一個負責的發言人曾經給我們描寫在計劃中的德軍襲擊的情形，無異於一個預言的軍

事行動的報告。這人就是居德利登（Guderian）將軍，他是負責指揮這種突擊的裝甲師團的總司令。他的描寫發表在德國國防部的機關報中：

「一天夜裏，飛機棚和兵營的大門將被掀開，汽車出動，艦隊搖擺前進。第一次突然的襲擊將佔領了重要的工業和原料地區，或由空襲破壞它們，使它們不能夠從事戰爭的生產。敵人的政府和軍事中心也將被擾亂，運輸系統被摧毀。無論如何，第一次戰略的突擊將深入敵境，而其深度則視戰綫長短的及所遇到的抵抗力量大小而異。

摩托化的步兵師團將隨空軍和機械部隊的第一次攻擊的波浪而前進，他們將推進至佔領地區的邊境而防守它，使機動部隊得脫身而從事第二次的攻擊，在這期間，進攻者又組織大羣的軍隊。他選擇適當的地點和時間進行下次大規模的攻擊，同時準備必要的武器用以摧毀敵人的一切抵抗和突破敵人的防線。他將迅速地集中他的機動部隊和出動他的空軍去猛襲敵人，出其不意給敵人以一次重大的打擊。第一次的目的達到之後，裝甲師團并不停止前進，相反地，他們將利用他們的最高速度和活動範圍竭全力衝進敵人的交通線以完成其任務。攻擊之後復繼之以攻擊，無間斷地進行着，藉

以薄平敵人的防線而深入敵人的國境。空軍則從事襲擊敵人的後補隊而阻止他們的增援。1（見 Gen. Guderian: "Militä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 1933年十一月號）

這就是一場將來的德軍攻略戰的寫真：一陣突然的襲擊（在夜裏）以及有充分準備的挺進軍擔任開路先鋒，打開敵人的門戶讓敏捷地機動化的大軍進入敵國的心臟；高度集中現代的技術資源；立般出動全部空軍；用鉅大的鐵鏈般的裝甲師團去衝鋒陷陣；一切的動作都是以最高的速度進行，因而坦克車的速度也盡量地提高以齊一步調，同時所有應用的步兵差不多都要摩托化。正如沃士特勞斯所指出的：

『無論如何，憑藉技術上的優越而欲於一擊中獲得決勝，這只有在戰事的開始時才有最大的可能。1（見 "Wissen und Wehr" III 111頁。）

這全部動作將是數目字，技術和機動性之緊密的結合。

這種方法已經由一九三七年秋季在德國東北舉行的德軍大演習試驗過；它的主題是表演空軍和配備以摩托化部隊的坦克車隊的混合使用。

三 德國戰略的弱點

國社德國的戰爭學說特別看重戰爭第一個場面的動作，看重這個場面的技術上的優勢之準備，這都是很切實的。這種概念與最近軍事技術和軍事科學的發展完全符合。不過，德國戰爭學說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它集中注意于第一次的斷綫的戰鬥，它把戰略進攻以至於整個戰爭的進行認為就是第一次的攻路動作。它甚至於獨斷地假定將來戰爭的頂點就在於戰事的開始，它顯然完全忽略了紅軍戰略所準備的「穩紮穩打」。德國戰略集中注意於孤注一擲的戰爭；它因此是缺乏持久性的戰略。

拿德國的戰略來和紅軍戰略比較是很有意思的。它們有某些共同之點，兩者都是強調進攻的一路。兩者主張大量使用現代軍事技術資源，兩者都鼓吹機敏動作和機動化。但它們的相似點就止於此。當德國的戰略賭賽一切的東西於一次突然的猛攻和突然的優勢打擊而求獲決勝時，紅軍戰略却計算着敵人方面有長期抵抗的可能性，它因此準備隨着需要而逐漸增加自己的戰鬥力量。與德國的戰略不同，紅軍戰略所考慮的不是孤注一擲的攻路戰

而是一連串的戰鬥和戰役。它準備了解一種持久的戰爭，這就是蘇聯軍事專家批評德國戰爭學說和對於太過重視突擊和機動化的重要性提出危險的警告的出發點，塞爾吉伊夫（E. Sergeiev）寫道：

『不，只有突然決不足以決定首次戰役的結局。最後一著，勝利將屬於人數衆多的，有優良技術裝備和充分準備的，并且知道作戰之目的的軍隊。』（見“Kroznaga Sveda”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

諾伏斯洛波特斯基（E. Novoslobodski）也寫道：

『首次戰役的迅速行動可以使進攻者獲得戰略上的便宜，但只有這點還不能決定戰爭本身的結局，因此那些軍事專家認為將來的戰爭可以憑一次的閃擊便獲勝利，認為現代的軍事技術使這成為可能和高明的軍事領袖必能於實踐上使它實現，這完全是幻想。』（全上，六月廿四日）

這種批評給予國社德國的戰爭學說以致命的打擊。

德國的軍略權威方面也有懷疑到，將來的戰爭是否真正一擊便能獲勝，而不至於衍成

長期的鬥爭，重使德國陷於無可避免的結局。上次大戰產生出來的一個最急進的攻擊使徒魯登道夫本人也有這種懷疑：

「因為軍隊可以集體地動員，敗北的軍隊極容易獲得補充和後援，同時高度發展的鐵路網又使軍隊能夠迅速集中和行動，從這一點看來，欲在戰中的初期戰役中即可獲得決勝，這似乎是不可能的。」（見「全體性戰爭」）

維捷爾（Vossell）將軍，上次大戰時在魯登道夫領導下的最高軍事參議院作戰部長，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代的國防參謀總長，現在「軍事週報」的主筆，更坦白地供認：

「因為無論大國小國，他們在平時已經用種種的軍事堡壘防衛他們的邊境，因此像一九一四年那樣規模的運動戰是否再有可能都成疑問了。（見「Militär Wochenbla-

tt」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

維捷爾將軍不單懷疑閃擊式勝利的可能性；他并且把被攻國的防禦力估計得很高，因此攻擊者（即德國）能否進行一次像一九一四年那樣規模的運動戰都成疑問，而德國

的法定戰略却要進行一次比一九一四年規模更大的運動戰，而略奪一切東西的國家的第一次衝鋒及其後果的成功。

現在仍然生存的上次大戰的德國戰略家的頑固頭腦中也生了懷疑的念頭，這是值得注意的。結果，國社德國的戰爭學便開始分化了。「軍事週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一九一四年與今日的展開」。（"Militär-Wochenblatt"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一日）裏面分析現代戰爭的新因素，並指出雖然現代的進攻武器效率大大地增加了，但在另一方面，現代的防禦方法也有極大的進步。因此，對防禦力較小的敵人而加以攻擊，實為難得的機會。它又指出，從事進攻的現代軍隊，比一九一四年的軍隊更有賴于彈藥、器材，尤其是燃油之類。定的無間斷的供給，因此，每一供給的脫節他們都深感不便。這種審慎的態度不是沒有影響的。德國的戰術已經不贊成坦克車單獨行動；沒有摩托化步兵的有效支持它們是不許出動的。主張單用坦克車攻擊觀念被輕視，正因為恐怕機械化隊伍會被孤立起來，被切斷其與根據地的聯絡。十月廿八日的「軍事週報」發出了更嚴重的警告：

「戰略進攻是一樁極其困難的事情，它雖然呈現了一個感人的機會，但它也包含